

明成祖的繼承權位風波論

張奕善

Yit-sun Chong

提 要

這是明成祖（朱棣）父子四人因繼承權位問題，在處理上出現矛盾而衍生許多枝節。因本身的職責與接觸，文武大臣各有擁立的對象。然在封建體制下，春秋傳統的嫡長繼承與文致太平的共識，朱棣雖曾嘉獎赫赫戰功的高煦，浦子口鑿戰之後兼且說過：勉之，世子多疾。仍不敢違反傳統，最終冊立嫡長的高熾為皇太子。此後，兄弟之間暗湧不斷。多少大臣受到株連，而解縉則受誣讒至喪命。漢、趙二王行為乖張，媒孽之下，太子瀕于危傾者再。及真相大白後，很諷刺的，太子竟關愛兩弟有加，力為救解，免於削籍。癥結所在，朱棣有內咎，冊立不夠明確，助長二子覬覦儲位之心，純因一言僨事而不知收拾。古人所云：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衡諸繼承權位的風波，誠不謬也！

明成祖的繼承權位風波論

一、前言

明成祖以叔篡侄位得國，歷史公案的定論千古不移。成祖既以皇四子，非嫡系傳國（非法），帝王的權位真正在握，倫理、法理之論定都不宜再解釋，因為他是事實上的大明天子，毋寧聽任一小撮的智識份子（腐儒）笑罵由之。不妨步武唐代李世民玄武門一場弑兄戮弟的拚鬥後，嗣承大寶，積極于治國。四年後天下大稔，從此奠下二十多年的「貞觀之治」，為千古所引為美談。這是前車之鑑。成祖捨此不為，卻斤斤計較，實行秋後算帳，掀起一片腥風血雨，歷久不停。多少名士碩彥，朝野善類，同時忠於朱姓，只不過涇渭分明，此朱非彼朱，便身首異處，舉國哀怨綿綿無絕期，成祖遂成千古歷史罪人，不智之極，莫此為甚。

南北烽煙，浦子口陳兵鏖戰。燕王兵敗之餘，已興休兵北返之念，何期高煦率番騎至，扳轉劣勢，燕王口出：「勉之，世子多疾。」無心之言，種下了以後冊立皇太子的許許多多風波。封建體制下的中國，皇帝夙以國為一家之私，以故常有「君無戲言」的調侃。當時朱棣還是燕王，既非君，可以有戲言，至於後來當了君王則另當別論。說真格的，兵馬撕殺，求生自保尚顧不及，那時段沖口而出的話，焉可當真？高煦一介粗野，昧於武定天下，文致太平的祖訓，才一味死腦筋的鑽牛角尖；尤其為人所惡的：自矜功伐。

高煦深知在倫序上非嫡長子，先天的立場上不能列入第一順位，何況解縉提到的：好賢孫（宣宗），不啻對成祖的一劑醍醐灌頂，皇統的傳承，代代需要具有天子相格的。因此成祖對丘福、王寧力荐高煦為太子時，他說：居守功高於扈從，儲貳分定于適（嫡）長；且元子仁賢，真社稷主。汝等勿

復妄言。^①撤下功伐、倫常、賦性不談。回溯當年起兵反叛中央時，口斷：「燕王鬚及臍，即正大位」的袁珙大相士，深得成祖信服。在冊立太子之前，文武大臣各持己見時，也曾令袁珙相皇太子，皇太孫以作抉擇。《明紀》列入永樂二年四月壬申條，記云：「又令袁珙相世子，曰天子也；相皇長孫，曰萬歲天子。帝意乃決。」^②高煦無天子相格，即令有，其世子呢？不錯，燕王說過：世子多疾。多疾尚未死，不等于死，自然無可遞補，理由也蠻清楚的。

風風波波，沒有釀成戰爭、流血的慘劇，純因成祖賦性威嚴，驕悍頑劣的高煦，只能跳梁，不敢造反。再者，高煦沒有李世民的志大才不疏，倘能安份守己，好好的做他的王爺，榮華富貴已極，夫復何求？誰知高煦不自量力，雖然饒具戰功，卻多所怨望，而又怯於明爭，專搞小動作，處處對東宮官僚下手，誣謗兼備，致解縉死于不白之冤，其實是漢王之罪戾，無恥至極。

然趙王高燧被寺人、頑將推戴尚不自知，聯合二哥高煦整大兄長世子，毫無理性，愚蠢透頂。相對的，太子多次闢謠、解救兩幼弟免淪為庶民之懲罰，足証兄友（兩）弟不恭。成祖只有三子，大明的江山焉可付託給不恭的子嗣？

本文非石破天驚的研究計劃，只就朱家兄弟爭執的暗湧所形成的風波為基點，針對官方資料《實錄等》有意湮沒的缺失，或刻意曲解的情況下，旁搜各史料，探討當時君王、世子、親王、宮僚等各扮演的歷史角色，希望在高度封建王朝的統治下，處處講求面子而假和諧的偽道學中，浮出一幅朱姓統治家族子弟的醜陋貌相來。

二、燕世子高熾居守北平

明太祖肇建大明王朝，一心培植的接班人皇太子朱標，死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四月，以後冊立朱允炆為皇太孫。朱標的元妃常氏，係常遇春副

① 明史竊，卷二十四，頁一，P. 545。

② 該書卷八，頁八十一

大將軍之女，生長子雄英，^③不幸母子皆早死。允炆是庶妃呂氏所生。^④朱元璋的從龍舊侶中，徐達、常遇春是手下排名第一第二的將帥，猶如他的左右手。常遇春勇冠三軍，全軍皆知，死於洪武二年（1370）的北伐征戰中，留下了完美的形象。燕王是徐達大將軍的愛婿，小侄兒允炆的外公不能與徐大將軍相提并論。按呂妃之父呂本，壽州人，累官太常卿。^⑤在常妃未死之前，呂妃不過是宮人，則允炆為宮人之子。《明書》建文皇帝本紀的文字中：

帝諱允炆，太祖之孫，懿文皇太子之子也。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，宮人呂氏生帝，未名，常妃薨，呂為次，而帝始賜名。生于洪武十年十月己卯。^⑥

燕王所謂「奉天靖難」所提種種申訴，怨讟之深，用盡了「鄙夷」的口脛，不無內情？《實錄》曲筆掩飾，無非朱元璋的子子孫孫皆金枝玉葉，出身自應不凡。

建文元年（1399）七月，燕王起兵反叛中央，南北烽煙四起。朱家骨肉自殘的內戰，到了四年（1402）六月，谷王穗、李景隆打開金川門，納迎燕兵後，內戰寢止。不在話下，中國人民又經歷了一次浩劫，家破人亡。燕王踏著成千上萬的屍骸，登上了大明的寶座，史稱明成祖（或明太宗）。有關明成祖的拳拳大政甚多，此不贅論，而所涉及是他的儲君之位，也就是他的繼承人權位問題，與三子之間衍生的風風波波，作一探討。

良以實用主義而論，燕王的確經歷百戰，瀕于危敗者再，才取得皇位，

③ 明史，卷一一六，頁四，P. 1336。亦見於：(1)罪惟錄，卷二，頁五五，惠宗讓皇帝，名允炆，懿文皇太子子。太子妃常氏生二子，雄、英相繼薨。本書卷四，頁一二二五：虞懷王雄英，懿文皇太子次子，母開平王女，未封，年十四薨，追封并諡。則二子雄、英與虞懷王雄英，豈不自相矛盾？(2)明史，卷一一五記。太子（朱標）元妃常氏，繼妃呂氏，生子五，長雄英、次建文皇帝、次允燧、次允燾、次允熙（該書頁五，P. 1337）與罪惟錄所記雄英為「皇太子次子」，兩書有相抵觸之處。(3)明太祖事事按古有緒，焉敢逾越禮分？以朱標大房之子為「允」輩。按宗系詩，東宮（朱標）名下的為：允文遵祖訓，欽武大君勝，順通宜逢吉，師良善用晟。（明書，卷二十三，頁三至四，PP. 718-719）何以有朱雄英、朱允炆差異？卻又不是朱允雄、朱允英出現？

④ 前引書卷一一八，頁十五，P. 1330。

⑤ 前引書卷一一五，頁五，P. 1337。

⑥ 該書卷四，頁一，P. 119。

誠然不是倖致的。譬如滹沱河、鄭村壩、白溝河、東昌、齊眉山、靈壁、浦子口諸重鎮鑿兵，燕王無役不與。中央軍（南軍）不論在兵將數字、戰爭資源以及名份上的正統和聲威，無一不佔壓倒性的上風。相反的，燕王以一隅邊藩，就兵力、資源來抗拒天兵，足以發人深省的。

燕王廁身戰場，每戰必身先士卒，而世子高熾奉命堅守北平城。歷來中外史實，反叛中央或據地稱王者，其根據地或大本營不得淪失，否則到處流竄，所佔所得旋即失去成流寇而已，終歸敗滅如黃巢之流亞。配合父王的頻頻出擊南軍，世子高熾守北平禦來犯之功不可沒。建文元年（1399）八月丁卯，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以代耿炳文。^⑦ 李景隆為李文忠之子，蒙餘蔭之光，少年掛帥，意氣風發。收集耿炳文在滹沱河戰敗後的殘兵傷卒，重新集結與新撮合共五十萬大兵，趁燕王在十月率兵遠出大寧時，在辛亥日以十萬大兵圍攻北平城。以為指日可下，誰知燕世子善拊士卒，以萬人拒李景隆十萬之衆，城賴以全。^⑧ 是時世子不過二十二歲的青年，學養、經歷猶待涵育，但這份膽識殊屬難得。不過，母親徐妃與道衍和尚（姚廣孝）輔佐之力不容抹煞。《太宗實錄》記守禦危城事迹：

上帥師在外，留世子守國，敵兵攻城甚急。時城中守卒不支，凡部分措置備禦，撫綏激勵之方，悉得其宜，城卒以全。雖事總於世子，亦多稟命于后云。^⑨

當時李景隆大兵築壘九門，景隆攻麗正門，幾破。城中婦女并乘城擲瓦礫。^⑩ 要動員到全北平的婦女守城，則非燕王妃徐氏不能為功。難怪徐后在永樂五年（1407）臨逝時，耿耿於懷，不忘當年與北平婦女共艱危，遺令交代皇太子，《太宗實錄》記：

往者，皇上遭罹內難，躬率將士在外，吾母子留北京。敵兵圍城，將

⑦ 明史，卷四，頁四，P. 79.

⑧ 前引書卷八，頁一，P. 99.

⑨ 該書卷六十九，頁二，P. 967.

⑩ 明史紀事本末，卷十六，頁一七二.

校士民之妻皆擐甲冑挾矢石登城列陣，協力一心，以死固守。及內難平，吾正位中宮，富貴已極，而將校士民之妻，至今報費未稱，吾寢食未嘗忘^①

至于另外一位輔佐的人物，則為道衍和尚。他是傳奇的非道非釋，又道又釋的智慧型方外人。燕王對之言聽計從。永樂十六年（1418）三月戊寅日逝世。《太宗實錄》有關輔佐世子的文字為：

上每出師，命侍世子居守。嚴固備禦，撫綏兵民與贊謀策。^②

這一段文字沒有提到李景隆圍城之一段，而是一般性的守城措施，《明史》則列述出來：

十月，成祖襲大寧，李景隆乘間圍北平。道衍守禦甚固，擊卻攻者，夜鎚壯士擊傷南兵。援師至，內外合擊，斬首無算。景隆、平安先後敗遁。^③

道衍和尚不是被動與挨打的守禦。他不時出擊，使南兵不得安寧，且配合援兵夾擊，誠如《罪惟錄》所記的姚廣孝：

幼名天禧，直隸長洲人。性早慧，通儒書。初從相城道士席應珍涉兵書、術家言，攻占候。^④

而敵方將帥之間的忌功與矛盾則是城固得保的另一個因素。南兵間隙萌生，予人可乘之機，世子高熾便可加以利用，談遷記守北平事迹的文字中，有：

① 該書卷六十九，頁四，P. 972.

② 該書卷一九八，頁四，P. 2273.

③ 該書卷一四五，頁二，P. 1592.

④ 該書卷十六，頁二二三二

大兵十萬圍北平，攻麗正門急。燕盡出婦女乘城，（景隆）轉蘭石，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騎千餘戰，入張掖門，勢銳甚，城垂破，景隆密止之，退十五里而軍。燕世子今夜汲水澆城，俱冰，城遂不可登。都指揮梁銘等時時夜出斫營，官兵輒亂。^⑮

李景隆忌瞿能父子搶得先功，更不懂愛惜部眾體力，給予輪休以逸代勞，視士卒生命如草芥。夏燮在《明通鑑》補述上引麗正門一度危傾之事外，順城門也有幾近攻破的記載，如：

初攻順城門，幾破。燕府儀賓李讓，燕將梁明等拒守。婦女并乘城擲瓦石，攻者稍卻。燕世子嚴肅所部，謹烽燧，舉刁斗；又選勇士夜鎚城破營，南軍擾亂，退營十里……方大寒，燕人夜汲水沃城。逾時，冰凝不可登。景隆日夕戒嚴，不恤士卒，皆植戟立雪中，凍死者相踵，于是北平之守益堅。^⑯

封建時代，史乘歸其功于燕世子，是很自然的。只不過以二十二歲左右的青年朱高熾，與長年居于深宮大院的徐王妃，無論見識、學養及歷練，均不足與道衍和尚相埒，北平城的存亡，非借重他的智慧不可。如果北平城中沒有道衍和尚這一款人物，燕王放心大意的率張玉等將領偷襲大寧，聽任危城交給婦孺小子，殊不可思議。然而，編纂《實錄》乃至私家著述的儒生，因道衍和尚的《道餘錄》詆訕先儒，為千夫所指，君子所鄙。^⑰因此在價值判斷、道德觀的先入為主之成見下，道衍和尚的任何事迹聊備一格，輕描淡寫而已。相對的，在封建專制王朝被批鬥、毀版、拘捕的反動史家李贄，他描述道衍和尚助守北平城的一般記錄，便具有鮮活生命力與智慧之光，如：

當是時，獻陵（仁宗）居守，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，輯拊兵民。南兵

⑮ 國權卷十一，頁八一〇至八一—。

⑯ 該書卷十二，頁五六—。

⑰ 太宗實錄，卷一九八，頁四，P. 2073.

再攻城，設伏截其後，城上呼噪。伏發，急開門夾擊，大敗南兵去。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，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，夜舉火鳴砲，罷南兵不得休息，輒出精兵奮擊之，盡焚九門諸柵寨。^⑬

以上諸家的記載，不論正統的或反動的，其實都在補苴《奉天靖難事蹟》的不足，因為它是以世子為中心的記錄，取之對照即瞭然，如：

時世子嚴肅部署，整飭守備，城中晏然。數乘機遣勇士縋城夜斫景隆營，殺傷甚眾，營中驚擾，有自相蹂踐者。而景隆攻麗正門急，時城中婦女皆乘城擲瓦石擊之，其勢益沮。壬子，世子遣報至。^⑭

燕王對中央的軍事（南兵）將帥李景隆、吳高、平安等的品質、才具、膽識、用兵的策略認知深入，幾乎到了兵法所云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的地步。率兵出北平，襲大寧，并非貿然為之；何況此次出擊一舉數得，茲就燕王對諸將所說的兩則戰計，其一為夾殺攻北平城的南軍，語曰：

景隆色厲而中餒，聞我在，必不敢遽來，不若往永平以致其師。吳高，怯不任戰，我至必走，然後還擊景隆。堅城在前，大兵在後，必成擒矣！乃命道衍、顧成輔高熾居守。^⑮

其二是九月丙戌，吳高兵敗後退保山海關，燕王與諸將定議時，說出藏諸心坎已久的往事，卻不經意的曝露了居心叵測，如：

曩余巡塞上，見大寧諸軍剽悍。吾得大寧，斷遼東，兩邊騎助戰，大事濟矣！^⑯

⑬ 續藏書，卷九，頁一四九

⑭ 太宗實錄，卷四下，頁一，P. 40.

⑮ 明紀，卷九，頁七十一。

⑯ 明史，卷一一七，頁十四，P. 1358.

燕王虞詐，詭言窮蹙來求其弟寧王朱權給予援手，焉知燕王設伏潛兵，架空他的權柄，挾持前往北平，目標即上述的「邊騎」。換言之，即寧王麾下的朵顏三衛騎兵，皆驍勇善戰。^②其後高煦在靖難戰爭中屢創赫赫戰功，即拜此「邊騎」之助力。

靖難之戰爭拖延到建文三年（1401），中央的軍事漸漸不利。齊泰、黃子澄假竄逐，其實遣往各地招募兵員、徵收戰爭物資。此時方孝孺日侍建文君而見大用。他獻計用間，製造燕王父子的矛盾。而該「間」的緣起是方孝孺有徒子林嘉猷，曾在燕王邸中當差，知悉：燕世子孝謹仁厚，得國人心，燕王最愛之，而其弟高燧狡譎，素忌其寵，屢讒之於父，不信。^③方孝孺獻策，建文君存疑，不由自己的說：「此策固善，但父子鍾愛既深，恐未能間之。」^④方孝孺卻認為不妨一試。於是奉命草書給世子，「令背父歸朝，許以燕王之位。」^⑤這一「間」計不幸只售得一半，錯失於中央派去的錦衣衛千戶張安賚書到了燕世子處，世子竟不啓封，令人把張安與信都送往燕王軍前。在這當兒，世子三弟高燧的太監黃儼已先事遣人報告燕王：「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」，^⑥燕王不信，當時二弟高煦也在旁侍，「亦替儼言非謬」。^⑦話尚未了，世子使者以書及張安都帶到。燕王拆書閱畢，嘆曰：「甚矣！奸人之陰詐，吾父子至親愛，猶見離間，況君臣哉？」^⑧

按諸建文三年（1401）七月之際，燕兵尚逡巡在德州之北，中央的敗象雖露，但據江自守尚不成問題。燕世子壓根兒不知方孝孺使「計」，只要一拆書，父子之矛盾即生。不論智慧而只言世子對君父之忠信，將毫無置疑之餘地。

② 前引書

③ 太宗實錄卷八，頁七，P. 100.

④ 前引書

⑤ 前引書

⑥ 前引書

⑦ 前引書

⑧ 前引書

三、高煦扈從於沙場

至論及漢王高煦，《明史》描述他：長七尺餘，輕趨善騎射，兩腋若龍鱗者數片，既負雄武。^② 麟而冠上龍字，封建時代的中國王朝以「龍」為尊，不免有非份之遙想。然以漢王本人認為天賦異稟，與眾不同，則易萌生高人一等的錯覺。高煦天性凶悍，洪武年間，太祖曾召諸王孫就學于京師，高煦不肯學，言動輕佻，為太祖所惡。^③ 《罪惟錄》記之：王獨嬉逐，學不進。不過，高煦是塊天生戰將的料，接著記曰：挽千鈞……嘗從上田，射生多，二鳥并柯，連中之。上喜：漢王技至此乎！^④

太祖駕崩，遺命諸王毋赴京奔喪。太祖小祥（儀禮士虞禮，期而小祥。疏：自祔以後十三月小祥。祔，《釋名》，釋喪制：又祭曰祔。）時，建文君為了釋疑，決定把燕王在京祭拜祖父三子放歸，唯獨漢王在當時行為乖張。在《奉天靖難事蹟》中，燕王上書謹陳八事之說，有關高煦的陳述如下：

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，擅笞驛官，此實臣失於教訓；然笞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，冤濫之過，何以服天下後世。^⑤

燕王坦承高煦的乖戾行為，笞打朝廷命官而失於教養。《奉天靖難事蹟》對高煦的頑劣報導乃「僅有者」，用意不外駁斥惠帝之不公與冤濫，為自己反叛中央覓求註腳而已。其在太祖崩後的小祥祭禮，燕王為了消除中央對他疑懼，幾經考量始讓三子入京師行禮。齊泰、黃子澄曾爭論過留之于京不放歸。而燕王妃之兄弟，襲魏國公爵位的徐輝祖曾向建文君密奏過：

三甥中，獨高煦勇悍無賴，非但不忠，且叛父。他日必為大患。^⑥

② 該書卷一一八，頁十七，P. 1371.

③ 前引書卷，頁十六，P. 1370.

④ 該書，列傳卷四，頁一二五七.

⑤ 太宗實錄，卷五，頁三至四，PP. 18-49

⑥ 明史紀事本末，卷十六，頁一六五.

良以舅父密告外甥，皇帝豈不存疑？以致建文君再諮詢另一位舅父，也就是燕王妃，徐輝祖的同父異母兄弟徐增壽及駙馬都尉王寧，而兩人殊有隱瞞，以故「皆庇之」。^④《明史》記載的文字：「舅徐輝祖以其（高煦）無賴，密戒之，不聽。」^⑤戒之，應是帶有警告式的教導。然而，迂腐的黃子澄一念之仁，主釋放燕王三子歸北平時，高煦竊其舅父徐輝祖的良馬逸去。除了《實錄》闕少這一段史事，私家著述多有記載如下表：

書名	內容	定義	
明史紀事本末	高煦陰入輝祖廄，取去馬行……	取	卷十六，頁一六五
鴻猷錄	高煦陰使使入輝祖廄，取其良馬以行	取	卷七，頁一四八
國權	高煦入輝祖廄，竊善馬馳去	竊	卷十一，頁七九八
罪惟錄	竊魏國廄馬，不朝辭，馳去	竊	列傳卷四，頁一二五七
明書	盜輝祖馬，不朝辭，渡江走歸	盜	卷八八，頁一，P. 3658
明史竊			
明史	盜輝祖善馬，徑渡江馳歸	盜	卷一一八，頁十六，P. 1370
明紀	入其舅徐輝祖廄，竊善馬以逃	竊	卷七，頁七〇
明通鑑	高煦陰入輝祖廄，取其馬以行	取	卷十二，頁五五〇

盜、竊的字義非常明白，而不問自「取」則未經物主同意而拿走，與盜、竊之義本質相同，口氣略和緩些。高煦的確目無尊長。舅父雖與母親有手足之親，但也需要舅父的同意，才可取走。既心無倫常，高煦自然就不遵法紀。所以不辭朝即馳走，倘太祖執政時，事事按古有緒，綱紀肅然的規範下，事態將非常嚴重；何況沿途高煦又打死朝廷的武官。《明史》記云：途中輒殺吏民，至涿州又殺驛丞，其凶橫淫荒、狡黠險狠、跋扈，不可御久矣！^⑥論及靖難戰事中，高煦參與白溝河、東昌、浦子口三役，扈從父王與

④ 前引書。

⑤ 該書卷一一八，頁十六，P. 1370。

⑥ 該書卷八八，頁一，P. 3658。

扳轉劣勢，反敗為勝，頗有記述的必要，如：

一、建文二年四月己未，（燕兵）至白溝河。時景隆、郭英、吳傑、平安、瞿能等合兵六十萬……成祖麾兵擊之，不利。……高煦率張玉等，諸軍并進。成祖親以七騎馳擊，且進且退，如是者百餘合。成祖馬三被創，三易之。所佩矢三服，射皆盡，乃提劍左右奮擊，劍鋒折不可用，乃稍卻，馬阻于堤，幾為瞿能所及……會大風起，南師陣少動。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，突入馳擊，與高煦騎兵合，遂斬瞿能父子于陣。^⑦

二、建文二年十二月，盛庸移師東昌，成祖師次臨清，進攻東昌……是役，成祖數危甚，以建文君出師時，諸將戒約軍士曰：「燕王朕叔父，必不得已，生致之，不可加害，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。」至是兵敗，成祖以一騎殿，追者不敢進。適高煦領兵至，擊退庸兵。^⑧

三、建文四年六月癸丑朔，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、通泰船於瓜州。命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。兵至浦子口，盛庸諸將逆戰，敗之。燕王欲且議和北還。會高煦引北騎至，王大喜，遽起，按甲仗鉞撫煦背曰：「勉之！世子多疾」。於是煦殊死戰。^⑨

建文四年六月浦子口之仗，燕王對高煦的鼓勵所說：勉之，世子多疾，《鴻猷錄》把它歸在建文二年四月白溝河之役，記述如下：

成祖戰白溝時，為南師所扼，戰苦久，所佩矢三服射皆盡、劍鋒折不可用。高煦適轉門至。上撫之曰：吾疲甚，汝往督戰，世子多疾，事成當以汝為東宮，吾兒勉之！^⑩

⑦ 鴻猷錄，卷七，頁一五八。

⑧ 前引書，頁一六〇

⑨ 明史紀事本末，卷十六，頁一九〇至一九一

⑩ 該書卷九，頁二〇九。

以上谷應泰引用的只記：勉之，世子多疾；而《明史》則記於浦子口之役：高煦引番騎來，棣大喜曰：吾力疲矣，兒當鼓勇再戰。^①《罪惟錄》也歸入浦子口之役：燕王撫高煦背，大呼：兒為努力。^②對比諸書，高岱的記錄，竟把兩次的說話結合為一，不免使後來讀史者的判斷模糊了。不論如何，漢王高煦對繼承權位的確有覬覦之心，也失望。然不得不引以為憾者，仁、宣時修的太宗、仁宗實錄，為了朱家皇室和諧假象，曲筆之下，湮沒至蛛絲馬跡全無。談遷的《國權》也如此。綜而論之，高煦矯健，靖難戰事中，勇邁三軍，因此《明史》所云：成祖屢瀕于危，而轉敗為功者，高煦力為多。^③不是溢美的記錄。

成祖三子之幼者高燧，上有兩位兄長，一文一武。文的守北平城；武的扈從父王征戰。高燧也奉命與兄長及母妃共同守禦北平城。燕王入繼大統後的兩個月，即九月庚寅。從北平來朝。^④

明代士大夫蔣棻評燕王起兵，對當權派的主腦建文君，與統帶大兵的李景隆多所批判，批建文君、齊泰、黃子澄等人的文字：

仁柔類（晉）元帝，舉事則學（漢）景宣；齊（泰）黃（子澄）于謹類王陵，進謀則效晁錯。^⑤

聚九州之鐵，鑄成大錯的是建文君用李景隆為帥乃其一，調集天下兵將前後百萬，掌於一人之手中，不旋踵，大兵接連敗績如山倒，從此強弱易勢。然而中央昧於戰術上戰與守原則性的研判：燕王單旅孤城，利於戰不利於守；利於合而不利於分。建文君倘能在山東、北平諸地堅城深溝、繕甲儲粟，數十驍將各率數萬之衆，分別據守險阻。出沒敵間燒其糧道，收河北之地。燕王初期必百戰百勝，因燕兵新銳；但遲久之後便左支右絀，此時還能飲馬濟水之西？加矢聊城嗎？遺憾的是，中央挾萬全之勢，出搏匹夫之勇，

① 該書。卷一一八，頁十七，P. 1371.

② 該書列傳四，頁一二五七

③ 該書卷一一八，頁十七，P. 1371.

④ 太宗實錄，卷十二下，頁一，P. 212.

⑤ 明史紀事，頁六十四。

建文君失算，莫大於此。

四、成祖煞費周章冊封皇太子

李文忠是明太祖之甥，與燕王是同輩的姨表兄弟。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則屬小輩，應稱燕王為表舅父。建文君（允炆）與李景隆同輩。耿炳文兵敗于滹沱河，太常卿黃子澄荐李景隆代之，鄭村壩、白溝河血戰，李景隆損兵折將八十萬，叨蒙建文君不加懲處，反而付與守禦南京金川門重責。不意京師告危，谷王穗倘要開門納燕兵，李景隆尚存一絲忠義的話，理當銜泥結草圖報，抗拒開門，詎意狼心狗肺，竟與谷王穗狼狽為奸，共同打開金川門，加速建文王朝的潰敗。黃子澄有眼無珠，建文君懦弱寡斷，自尋死路，夫復何言？高岱所云：

至削奪宗藩一事，非盡出建文君意；但不能自主斷，遂聽人所為，迨蒙孽既成，形迫勢蹙，則所謂騎虎之勢，不得下耳。^④

的確指出了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。

燕王入繼大統，去建文年號為革除，其後為永樂紀元。大明王朝的統治者仍然是朱元璋的子嗣，一場的政變，不謂改朝換代。然而，比改朝換代的秋後算帳更淒慘，更澈底。成祖駐守南京六年整整，鎮壓反側或肅清效忠建文君餘孽。燕王本是九邊塞王之一，北方的國防在他遠離北平後，耿耿在意。七月壬午朔告即位，八月甲戌，高煦還北平。永樂元年（1403）二月甲戌，因聞虜欲犯邊，成祖命高煦將兵駐開平防禦，敕中的指示：

爾鎮守北京，於事宜用心經理。將士起行之際，賜宴及鈔；仍遣人督運糧餉隨軍而行，不可緩也。^⑤

^④ 鴻猷錄，卷十七，頁七，P. 314.

^⑤ 太宗實錄，卷十七，頁七，P. 314.

時當春季，邊報虜情蠢動，成祖有恐軍屯、民屯農作受礙，同日書諭高煦：命爾將兵駐開平，虜至即相機剿除，否則按兵待之，庶邊境之人得以盡心屯田。^④誠然，高煦多歷靖難之戰陣，惟是到底在自己指揮之下，如今獨當一面，率領重兵，面對的則是非我族類，尤其以騎兵為主導的戰爭，廣袤無垠的沙漠或草原，虛虛實實，處處值得考慮，所以成祖復賜高煦書諭，授與制敵之方，如：

爾軍起行，惟聲言往大寧，既出關，然後北行。未至開平四十里，即下營，勿令虜覺。如虜不知我軍出塞，領衆深入，則多用火器。遇夜令壯士劫其營，亦可獲功。若與戰，則令武安侯鄭亨居中，安平侯李遠居左，武城侯王聰居右。爾將精騎一二千往來策應。寇敗獲其人，勿輕殺；寇遁，毋利其牛馬而窮追之。若虜有實意來降，尤須防其變詐。古云：受降如受敵。^⑤

成祖在諭中指示得非常周至，脫當年的燕王沒曾深入不毛，沒有實戰的經驗，娓娓道來，豈能令人信服。按諸成安侯郭亮守開平的奏書可以瞭解到該軍事重鎮的情況。奏文中提到：

- 一、開平地臨極邊，無鄰近衛所可以應援，其內外城垣俱用官軍守瞭。至於差調、巡邏及下屯架砲，皆不可闕。
- 二、失八都之地，其西當衝要之路，東北離開平三百餘里，南抵獨石，多有軍士屯種，牧馬養而無城堡隄防。
- 三、開平至長安嶺各處大站，舊有城堡年久頹圯，未修及一路，架砲官軍無障蔽，倘有警急，無所隄備。^⑥

開平在金朝時是屬桓州地。元置開平府。在遊牧民族強大時，開平乃政治中心城市之一，車馬輻輳。明興，漢民族盛強，洪武初年沙漠戰爭後，日

④ 前引書

⑤ 前引書；亦見國權卷十三，頁八九七，文字簡練，省略甚多。

⑥ 前引書，卷一四〇，頁五至六，pp. 1688-1689.

漸荒圯。朝廷政府爲衛，仍難復舊觀。永樂間，衛徙獨石，更趨沒落。

高煦奉命往開平操備，以至冊立太子之前，他的軍功與歷練受到肯定，足以使成祖信賴，賦予軍事重任。不但如此，派遣之後，頗以在北守禦的安危爲慮。四月欽天監報告的天象：金星出昴北（昴《說文》釋爲白虎宿星。《傳》爲白虎中星。所謂中星，乃兩方七宿：「奎、婁、胃、昴、畢、觜、參」之中的星宿。白虎星屬剋星），成祖即于戊午日遣書諭高煦：

防虜之行，蓋揆之人事，不得不舉。而仰觀天象，尤當知警。占書金星出昴北，北軍勝，出昴南，南軍勝。今欽天監奏，金星出昴北，而我軍在南，宜益加慎，不可忽略。^①

成祖戒懼心溢于書諭之表，何況來自高煦軍中的報告，如：兵行初至清河，從者爲雷震死。過居庸，幕中釜鳴。^②連忙於六月己巳，書諭高煦，即率騎兵三百人還北京。史乘描述成祖賦性威嚴，雖則如此，到底虎毒不食子，頃對高煦的關心，洋溢于書諭。回溯當年太祖小祥之祭後，三子脫歸返北平，燕王即時轉憂爲喜，谷應泰描述：吾父子復得相聚，天贊我也。^③諒非矯作。

旋對漢、趙王府政務人選在四月壬申日宣佈：改禮部郎中江原進爲漢府左長史，陞工部主事程石琮爲右長史；改兵部郎中顧晟爲趙府左長史，陞工部員外部盧盛爲右長史。^④

世子高熾坐鎮北平。對於永樂元年北京、山西發生地震，兵燹過後，人民流亡，田地荒蕪，以及過去因效忠燕王而受疑，逃亡在外，如今尙未歸者，成祖諭示災後重建、復元、撫卹、復職等等，以及鍾愛的皇長孫瞻基奉了命，已在十月癸亥抵達南京，屬送的從官指揮顧能等都賜鈔有差。^⑤

成祖登上大位，對於太祖裂土分封諸子，拱衛中央，積極培植兄長朱標

① 前引書，卷十九，頁三，PP. 341-342.

② 前引書，卷二十一，頁八，P. 391.

③ 明史紀事本末，卷十六，頁一六五

④ 太宗實錄，卷三十，頁二，P. 536.

⑤ 前引書，卷二十五，頁十，P. 467.

為未來的太平天子，這樁制度不能謂之懵然。至于他封藩北平，守疆禦邊殆是太祖冊定，而後篡位則乃大變數，因此綜理大政的皇太子教育缺缺。遴選解縉為首的內閣七子備詢，參與機務，其實是權宜的辦法，借重優秀的經生文人之智慧來助襄國家大政，及其後衍生至內閣為政令重心，非始初所臆及。相較於太祖的超強人政權下，大學士不過充侍從，隨時備詢、解惑而已，而解縉、黃淮等則見寵信，深夜于榻前，成祖仍借重，即可見差距之大，更見文致太平的非易。

皇太子的問題。到了永樂改元之初，逐次浮上層面來了。元年春正月丙戌，三月戊寅，接連有臣民上表請立皇太子。咸以國家建儲，自古所重，惟因皇太子的教育問題，成祖推辭了。如：

①今長子屬當進學之時，俟其智識益充，道德益進，克膺付畀，議之未晚，所請不允。^⑤

②矧在長子智識未廣，德業未進，儲貳之任，豈當遽承，爾等為國遠慮，凡再有言，足亮乃忠，未允所請。^⑥

話說周王朱橚，削藩首當其災，靖難之後，從階下囚復登王爵，亦湊熱鬧。他以文武群臣表請至再，在夏四月庚戌，以定國本、繫人心，請立太子，成祖仍不答允，不過賜書答。文曰：

願長子雖有仁學之資，而智識未充，行業未廣，方咨求賢達與之偕處，冀以涵養其德性，增益其學問，使日就月將，底于有成；而後正名，未為晚也。^⑦

平情而論，成祖對太子的問題，何嘗置之不理，即令內定儲君，也無妨廣求文武重臣意見，以期集思廣益，然後確認未為晚。這方面的訊息，《實錄》沒有透露一些。談遷的《國權》則在永樂元年三月戊寅朔條史料下列舉

⑤ 前引書，卷十六，頁二，P. 293；亦見國權，卷十三，頁八九三。

⑥ 前引書，卷十八，頁一，P. 319；亦見國權，卷十三，頁八九七。

⑦ 前引書，卷十九，頁一，P. 340。

議儲內情，茲析其文字數段，以便瞭解過程。如：

初，靖難兵起，高陽王高煦武勇，使從師，領勁騎。接戰白溝、東昌有功，上（燕王）戰浦子口而卻，高煦搏胡騎力戰，敗盛庸，因渡江，故甚愛之。

及即位，嘗密召丘福、王寧及侍郎金忠議儲，俱請立高煦，以功高于世子。立子以長，平世之道也，金忠不可。己，問學士解縉，對曰：以臣所見莫是，世子忠敬仁孝，天下莫不聞，守成令主也，且奪長為亂道。又曰：好賢孫。己，召禮部主事尹昌隆于便殿，對如之。命昌隆勿復言，復召問庶子黃淮，又對如之。

翌日，早朝罷，上獨留縉，語良久，戒勿復言，遂賜象笏。^④

從這一段文字的記載而知，議儲的御前會議凡五次，而解縉本人占兩次。參與者計為丘福、王寧代表武將方面；金忠、解縉、尹昌隆、黃淮則屬文臣方面、金忠是潛邸舊侶，輩份甚高。茲又將《明史》之有關議儲的記載，列成表，對比如下：

姓名	成祖心目之中	擁 高 煦	擁 世 子	備 註
丘福	成祖每歎曰：邱將軍功，我知之。即位大封功臣，第福為首，每議政皆首福。	漢王高煦數將兵有功……福，武人，與之善，勸立為太子。帝猶豫久之，竟立仁宗		卷一四五，頁十，P. 1596
王寧	建文中，嘗洩中朝事于燕。籍其家，繫錦衣衛獄，成祖即位，稱寧孝于太祖，忠于國家，正直不阿，橫遭誣構……帝頗好佛。嘗侍帝燕，語勸帝誦佛，飯僧為太祖資福，帝不懌。 ^①	時議建儲，淇國公邱福，駙馬王寧善高煦、時時稱高煦功高，幾奪嫡。 ^②		①卷一二一，頁五，P. 1395 ②卷一一八，頁十七，P. 1371

^④ 該書卷十三，頁八九七。

金忠	成祖將起兵，託疾召忠卜，得鑄印乘軒之卦，曰：此象貴不可言，自是出入燕府中，常以所占勸舉大事，成祖深信之，帝論佐命功，擢工部右侍郎……進兵部尙書。		淇國公邱福等黨高煦，勸帝立之。獨忠以爲不可。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，帝不能奪，密以告解縉、黃淮、尹昌隆，縉等皆以忠言爲是。	卷一五〇，頁三，P. 1630
解縉	成祖入京師，擢侍讀（原翰林待詔），命與黃淮、楊士奇、胡廣、金幼孜、楊榮、胡儼竝直文淵閣，預機務……代言之司，機密所繫，且且夕侍朕，裨益不在尙書下也。		先是儲位未定，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宜立。帝密問縉，縉稱皇長子仁孝，天下歸心。帝不應。縉又頓首曰：好聖孫，謂宣宗也，帝頷之，太子遂定。	卷一四七，頁六至七，PP. 1610 - 1611
尹昌隆	以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，勸帝（建文君）罷兵，學位讓之，若沈吟不斷，將求爲丹徒布衣且不可得。成祖入京師……以前奏貸死，命傅世子于北平。			卷一六二，頁一至二，P. 1738
黃淮	洪武末進士，授中書舍人。成祖即位，召對稱旨。命與解縉常立榻左備顧問，或至夜分帝就寢，猶賜坐榻前語，機密重務悉預聞。		議立太子，淮請立嫡立長。	卷一四七，頁九，P. 1612

鎮守貴州的鎮遠侯顧成，在建文元年從耿炳文禦燕師，真定之戰被燕兵俘虜，燕王以其老臣解其縛，送往北平助世子守北平，南軍圍城，防禦調度，一概听令於顧成。燕王即大位，論功封鎮遠侯。^⑩ 他在九月辛卯，也以

^⑩ 明史，卷一四四，頁八，P. 1589.

「早立東宮以定國本，副理萬機」^①上請，而得到成祖褒答。

時序到了永樂二年，經過多方的考量，成祖心意有定案。春正月己巳，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、隆平侯張信齎璽書詔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。^②三月乙丑抵京師。^③殊發人省思的，與丘福交情夠，而又都是擁高煦為皇太子的駙馬爺王寧，成祖派他為使齎書往北平，皇帝的心思與手法甚巧。王寧的到來，高煦毋寧是最樂的了。

文武群臣及在京師軍民耆老在三月己巳又有表文上勸冊立皇太子，終於得到皇帝的俯允，賜勅答曰：

朕為建儲嗣以定國家之本，係華夷之望，此古今通制。比歲親王數請建立，卿等亦屢以為言，忠誠懇至，皆欲固基本為宗社之計，今俯徇所言，以世子為皇太子。其令禮部卜日、具儀以聞。^④

以世子為皇太子是整篇勅文的重要宣佈。隔日（庚午）禮部上冊封儀注，涵蓋親王等的冊封在內。儀注的進程序：

1. 先期三日，齋戒，遣官祭告天地、宗廟，用香幣酒脯行（之）。
2. 獻禮前一日，禮部同鴻臚寺設詔案於奉天殿中、設節冊寶案於詔案之南、節中冊東、寶西，各以次陳列。設冊寶綵輿于丹階之東，尚寶司設寶案、錦衣衛設鹵簿儀仗、教坊司設中和詔樂如常儀。
3. 至日，鴻臚寺設皇太子拜位於丹陛正中，設親王位于後，世子、郡王位又後。各以長幼為序班。設持節等官拜位于丹墀內引禮。請皇太子、親王及世子、郡王具冕服于文樓候。以上服袞冕御華蓋殿，翰林院官捧置于案，執事官行五拜。禮畢。^⑤

① 太宗實錄，卷二十三，頁四，P. 423.

② 前引書，卷二十七，頁五，P. 499.

③ 前引書，卷二十九，頁四，P. 522.

④ 前引書卷，頁六，P. 525.

⑤ 前引書卷，頁九，P. 531.

成祖審閱儀注後，以「是」為應。整部儀注制作的精神在於(一)對天地神明的誠敬；(二)踵事增華，繁文縟節的提升封建制度下的任何冊封儀式的價值觀。當然，都是向被統治者萬民，衆目睽睽之下顯示的。接著隔了一天（辛未）公佈遴選的東宮官僚，均由本官兼任。^⑥ 列表如下：

爵位、官位	姓名	東宮官名	備註
淇國公	丘福	太子太師	
成國公	朱能	太子太傅	
吏部尚書	蹇義	詹事府詹事	
兵部尚書	金忠	詹事	由工部右侍郎陞任
兵部右侍郎	墨麟	少詹事	
工部左侍郎	趙毅	少詹事	
	朱原貞	詹事府丞	由吏科都給事中陞
	陸善	詹事府丞	由刑科左給事中陞

成祖一旦想起仍在北京輔佐世子的道衍和尚，隔日（壬申）即命令僧錄司左善世的道衍和尚恢復本姓（姚），賜其名為廣孝，授之擔任東宮官的太子少師，而所賜的勅諭文，殊見成祖倚畀之深，如：

卿秉性篤實，學行老成。事朕藩邸，積有年歲，朕靖難之初，卿侍左右，謀謨弼贊，裨益良多。今建儲嗣，簡求賢輔，以卿舊人，特授太子少師。夫太子，天下之本也，必賴啓迪匡正，輔成德器，卿尚勉盡厥職，副朕眷荷之重，欽哉！^⑦

明初的傳奇性人物，具有文韜武略，帷幄籌謀，決勝于千里之外的，衆所周知，非劉伯溫（基）、姚廣孝（道衍）二人莫屬。事跡證明，他們輔佐

^⑥ 前引書，卷三十，頁一，P. 534.

^⑦ 前引書

的人，先後締造大業。溯自明太祖取南京，討滅張士誠後，即不再親歷戎行，只遙控軍事行動，指示方略。徐達、常遇春率二十五萬大軍北伐中原，劉伯溫寸步未離京師，常侍太祖左右以備顧問。狡黠的太祖，豈有不知劉伯溫之爲用大哉！徐達不令窮追元順帝，由之遠遁荒漠，沒加截阻，常遇春一介慧勇，震怒告御狀。倘當時劉伯溫參徐達軍，文才武略雙星合作誰知變數如何？同樣的，姚廣孝輔導燕王起兵反叛中央，終於兌現了爲（燕）王加上白冠（皇）。⁶⁸不過，情況迥異者，成祖命之輔導太子，可以放心，但不可或缺，非充當太子少師不可。緣由丘福、朱能乃武夫。蹇義謹慎有餘，創見缺缺。金忠不錯，有奇才異能，又是潛邸舊侶，畢竟顯得單薄，有姚廣孝配合甚佳。至其他如墨麟者諸人，資望顯然未足，只可供役使，而欠缺啓迪之功。

在此同時，成祖命令禮部會同六部、都察院、翰林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鴻臚寺、兵科給事中等有司討論東宮朝儀的制度。動用到這麼多的高層部門，不言而喻，成祖所冊封東宮的地位身份，顯然不等閒視之。夏四月癸酉，禮部進東宮朝儀。⁶⁹成祖審閱認可之後，令禮部必須向諸司展示。

夏四月甲戌，冊立世子爲皇太子、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、第三子高燧趙王。封皇太子的冊文爲：

咨爾，朕之嫡長，朕奉藩于燕，爾爲世子，亦既有年。聰明仁孝、孝友溫恭，本乎天性。朕平內難，爾有居守之功，事上恤下，至仁小心。稽古建儲之典，授以冊寶，命爲皇太子，正位東宮，爾惟篤君臣

⁶⁸ (1)明史，卷一五四，頁二，P. 1592：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，獨道衍定策起兵。及帝轉戰山東、河北，在軍三年，或旋或否，戰守機事皆決于道衍，未嘗臨戰陣。然帝用兵有天下，道衍力爲多，論功以爲第一。

(2)明通鑑，卷十四，頁六三七，與《明史》雷同。

(3)明紀，卷八，頁八十一：壬申，道衍爲太子少師，加資善大夫，復其姓姚，賜名廣孝，未嘗臨戰陣，然事帝藩邸，定策起兵，戰守機事皆取決，論功爲第一。

(4)李贄的《續藏書》列姚廣孝入靖難功臣第一人。頁一四八：夫燕，勝國之遺，而北方雄鎮也。其民習弓馬，地饒粟，悉雄薊屬，郡之材官良家子，數甲可三十萬。粟支十年，大王之護衛雄兵，投石趨距者，又不下一二萬。鼓行定山東，略河南，此勢若建瓴而下，誰爲抗禦？大王即不南，機先發，欲高卧，得耶？

(5)傅維麟的《明書》，把姚廣孝列入吳教傳，而內容與《續藏書》雷同。

⁶⁹ 太宗實錄，卷三十，頁二，P. 536。

之義，隆父子之恩，夙夜祇承。^①

國家立儲君，自古以來的中國封建王朝，咸視之為天下大事，要使萬民知之。成祖接著下詔，布告天下立儲，詔文曰：

立太子以尊宗廟，重社稷。樹王國以廣藩輔、隆本支。非一家一私，為天下之公……周王以宗室之長，屢表請立太子，封建諸王宗室。群臣合辭累表謂朕長子足以嗣承宗廟，諸子皆足以夾輔邦家。惟天下之通義，詢衆志之僉同。乃於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立長子為皇太子，授以冊寶，正位中宮。第二子高煦為漢王、第三子高燧為趙王……於戲！治法前王統承，列聖內外相維保，宗社萬年之福。華夷同樂，亘古今全盛之基，布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^②

五、高煦置解縉於死地

成祖詔告天下後，皇太子名份、地位冊定。俯從天下臣民之請，皇帝有了交代，應可束之高閣了。誰知不然，暗湧卻多。檢討問題出在燕王在浦子口之役危急，一時忘情的說出：「世子多疾」，當時聽者高煦有心。如今高煦的希望落空，難免失望。平情而論，高煦的戰功不宜抹煞，爵稱漢王也到了頂峰，但封藩之地在雲南，卻發人深省。唯一可以作推理的，毋寧是傳聞中遜帝（建文君）遯跡西南。守西南為沐英世家。沐英與前皇太子朱標極其相契。朱標早逝，沐英慟哭至眼淚盡而血出，不久也溘世。沐家予以方便，藏匿遜帝，難說不可能，總之疑團非子虛。今借封高煦於雲南，建藩其地而就近監視或暗中加以消滅，此番心事誠然誰人知？詎料漢王另有懷抱，大力反彈。《明史》記云：我何罪？斥萬里，不肯行。^③ 然而成祖之疑遜帝卻絕不

① 前引書卷，頁四，P. 539.

② 前引書卷，頁四至五，PP. 540-542.

③ 該書卷一一八，頁七，P. 1371.

可聲張，否則他入金川門後，燕王出帝后屍于火中，^⑬豈非作偽？難免又要引起腥風血雨的事態。所以鄭和下西洋（起碼第一次有偵緝任務）與胡濙以訪張邈邊為名，徧行天下州郡，別有深意。《明史》胡濙列傳所記：非常明確，如：

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遜去，諸舊臣多從者，帝疑之。（永樂）五年，遣濙頒御製諸書，并訪仙人張邈邊，徧行天下州郡鄉邑，隱察建文帝安在。濙以故在外最久，至十四年乃還……十七年，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，二十一年還朝，馳謁帝於宣府，帝已就寢，聞濙至，急起召入，濙悉以所聞對，漏下四鼓乃出。先濙未至，傳言建文帝蹈海去，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。至是疑始釋。^⑭

高熾由世子而皇太子，高煦不啻受到一記重擊。漢王即使猜透成祖偵緝遜帝之疑，也不會諒解。自忖功績彪炳，雲南地屬南荒，距繁華的、夜夜笙歌、紙醉金迷的京師迢迢萬里，貴為皇二子，何嘗是功賞，簡直是懲罰。總之，高煦的心理不平衡是可以估計得到的。再說，擁高煦的丘福是成祖口腹下的親信大將軍，倘高煦登上太子位，接著繼位為帝，他的未來更上一層樓，更璀璨可期。不意事態丕變，主上重文輕武，建言無效，竟不如搖筆桿的腐儒。大將軍氣憤，不經意漏了御前會議的口風，或經人旁敲側擊的說溜了嘴，亦非不可能。見諸史實，高煦坐實解縉泄密，如《罪惟錄》提到：高煦益使人謗縉泄禁中語。^⑮《明史竊》更明顯的述及：高煦急欲殺縉，令（丘）福等謗縉漏洩禁中語，上聞之不樂。^⑯高煦詭詐，打擊解縉懂得抓時機，選在君父厭惡之時。解縉誤解為臣者知無不言，但處人父子骨肉之間，得有所保留。而解縉評驚高煦太過，致為君王所嫌尚不自知。其實，評驚正是縉的特長。探溯洪武年間，解縉上封事萬言、太平十策，太祖稱其才。把解縉與方孝孺合稱為「莊士」，飭歸進學，留為子孫之用。解縉因此不免：

^⑬ 明史，卷四，頁八，P. 81.

^⑭ 該書卷一六九，頁二，P. 1799.

^⑮ 該書卷二十，頁二四一五.

^⑯ 該書卷四十一，頁二，P. 908.

高自負，不能俛仰諸大臣。諸大臣多不好縉。^⑦《明史》形容他的文字，如：

縉少登朝，才高。任事直前，表裏洞達。引拔士類，有一善，稱之不
容口。然好臧否，無顧忌。廷臣多害其寵，以定儲議為漢王高煦所
忌，遂致敗。^⑧

解縉在太祖崩逝前與後的數年，因執政生態已變動，他悒悒不得志，是受到排擠。及燕王入繼大統後，被用為翰林學士，預機務，而且是內閣七子之首席。東山再起不易，理應警惕，謹言慎行，今就兩家私人著述，擇其宦途致命傷的「離間骨肉」話柄，製作對比如下表：

明史竊	初，淇國公丘福、駙馬王寧數在上前請立高煦為皇太子，上私語縉，縉頓首曰：世子仁孝，天下歸心。以孽奪宗，自古致亂，又頓首曰：好聖孫。上頷之。口口口縉因口言口上母為過寵漢王，致生覬覦，上怒，謂縉離間我骨肉，遂疏縉。	卷四十一，頁二， P. 908
罪惟錄	一、及得國，議立太子，淇國公丘福與都尉王寧素暱高煦，功高，煦宜立。上以學士解縉言，不果立。高煦嘗從上田，射生多，二鳥并柯，連中之，上喜：漢王技至此乎？解縉從旁對曰：所為賢王者，孝友慈仁，為藩國長，挽強命中，一力士之能也，願陛下勿為王譽。	列傳卷四，頁一 二五七
	二、時在廷多功皇子高煦，幾搖國本，上私語縉。縉曰：世子純孝，天下歸心，願皇孫不凡……上意決。皇太子立，陞縉左春坊大學士，乃往往微及漢王，毋以過寵致生覬覦。	列傳卷二十，頁 二四一五

不可否認的，解縉的諍諫，的是忠言，奈何君王逆耳，於是皇帝的關愛，量變質也變。九月庚申，雖然尚與黃淮、胡廣、胡儼、楊榮、楊士奇、金幼孜等，得賜五品公服；婦人蒙皇后召見於柔儀殿，有賜賚。^⑨到了丁

⑦ 明史竊，卷四十一，頁一，P. 905.

⑧ 該書卷一四七，頁七，P. 1611.

⑨ 國權，卷十三，頁九四一。

己，所上的《文獻大成》，成祖審閱後不滿意，謂其未備，勅令太子少師姚廣孝、刑部侍郎劉季箴與解縉總其事，再遴選總裁、副總裁及學士纂修。^④比及安南陳天平事件，決定大發兵征討時，解縉竟諫阻：交趾，世羈靡國，得其地不足郡縣。^⑤引致成祖大不悅。當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。^⑥永樂五年（1407）二月庚寅。解縉被貶謫，《國榘》記其事：

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降廣西布政司右參議……初討安南，縉力言交趾古羈靡國，不足郡縣置，上不懌。頃之，廷試讀卷，謂不公，故左遷。^⑦

到了六年（1408）四月，因為禮部尚書李至剛彈劾他怨望，改謫交趾督餉。《國榘》把此事歸在乙酉條記述：

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解縉改交趾。淇國公丘福泄縉立儲語於漢府高煦，高煦大恨。李至剛奏縉怨望，故改交趾，督餉化州。^⑧

永樂七年（1409）二月，成祖詔告天下北巡，三月壬戌抵北京。七月辛未朔，淇國公丘福奉命率十萬大兵征討本雅失里。八月甲寅，竟敗歿於臚胸河。成祖書諭南京的皇太子要北伐。八年（1410）二月辛丑，詔告天下親征。解縉在皇帝北征期間，因奏事入京，謁皇太子而還。漢王高煦告之，《明史》記云：縉伺上出（北征），私覲太子徑歸，無人臣禮。帝震怒。^⑨

時序永樂九年（1411）六月戊午日，解縉下獄。《國榘》記錄該事的始末。而八年的奏事，與贛江的交通發展有關，疑生於成祖在北方，縉私覲皇太子，一旦渲染，事態即可鬧大，百口難辯，株連多人，如：

④ 前引書卷，頁九四五。

⑤ 明史稿，卷四十一，頁一，P. 908。

⑥ 明史，卷一四七，頁七，P. 1611。

⑦ 該書卷十四，頁九八五；亦見《明史》，卷一四七，頁七，P. 1611。《明史概》大政記，卷八，頁二十三：二月丙戌朔，黜學士解縉為廣西參議。時間與官名有異；《太宗實錄》，卷六十四，頁一，P. 910。只記前段，安南以下缺。

⑧ 該書卷十四，頁一〇〇五。

⑨ 該書卷一四七，頁七，P. 1611；亦見《明紀》，卷九，頁九〇，夏六月乙己條。

初，翰林檢討王僞謫交趾總兵官張輔幕下。縉與僞，故以文章相結，言僞于輔，攜之化州。因共往廣東，觀其山川。八年，入奏鑿贛江通南北道……上怒縉避事勞民，并逮王僞。既至獄，吏拷治不勝楚。令過引大理事丞湯宗、宗人府經歷高得暘、禮部郎中李至剛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貫、右參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、編修朱紘、檢討蔣驥、潘畿、蕭引高等皆入獄。^⑥

談遷評驚成祖的懲處，頗能客觀的說出自己的想法，漢王高煦的告發，把事態複雜化，有理也說不清楚了，不過，他也說：

解縉，知無不言，稱違其時；況已拜官，可紆道以瞻闕廷哉？即無漢庶人，上一悉之，譴責立至。^⑦

做了官，到底還是要守朝廷的體制的，皇帝至尊，太子雖監國，皇權仍未下放的。解縉入獄受苦罪，三年多縲絏之災仍不能免於死。永樂十三年（1415）解縉死干獄。《太宗實錄》卷一六〇，春正日丙寅條缺載，見於同日的《國權》記載如下：

上即位，擢侍讀，直文淵閣，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，以阻漢王高煦及交趾事見忤，出參廣西，再改交趾，徵下獄。高煦使獄吏醉埋之雪中死；或曰上意也。籍縉家，妻小徙遼東。^⑧

至於上述同時入獄的王僞、高得暘、李貫、王汝玉、朱紘、蕭引高皆相

^⑥ 該書卷十四，頁一〇六四。而《太宗實錄》卷一一六，頁五，P. 1483，（永樂九年）六月戊午條：坐廷試讀卷不公，出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。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者，遂改交趾布政司，命專督化州餽饌。時翰林檢討王僞有罪，謫隨總兵官在交趾，教縉指言廣東化州，二人遂共趁廣東娛嬉山水忘返。縉又上言，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。上曰：為臣受事，則引而避去，乃欲勞民如此，併僞皆下獄。

^⑦ 前引書。

^⑧ 該書卷十六，頁一一一三。

繼死于獄。^⑧獨不見李至剛，原來他坐繫十餘年，仁宗即位後得釋。^⑨李至剛本與解縉交甚厚，因成祖書寫大臣姓名十餘人，命解縉評鷺上報。《明史》記云：以言至剛不端，縉謫廣西，至剛遂奏其怨望，改謫交趾。^⑩《明史贊》的文字中，有：李至剛之險……不足道矣！^⑪又上引：「或曰上意也」，在《明紀》得到証實，劄子手則為紀綱，其行文為：紀綱上錦衣衛囚籍，帝見解姓名，曰：縉，猶在耶？綱遂醉縉酒，埋積雪中，立死，年四十七。^⑫解縉之外的金忠、黃淮、尹昌隆諸人的遭遇，見以下所製作的表：

姓名	議 儲 摘 要	永 樂 十 二 年	備 註
黃 淮	請立嫡以長	太子遣使迎稍緩。帝重入高煦譖，坐繫十年。	明史卷一四七，頁九，P. 162
金 忠	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，帝不能奪，密以告解縉、黃淮、尹昌隆、縉等皆忠言為是，於是立世子為皇太子	高煦奪嫡愈急，蜚語譖太子。北征還，悉徵東宮官屬下獄，以忠勳舊不問，而密令審察太子事，忠言無有，帝怒。忠免冠頓首流涕，願連坐以保之，以故太子得無廢。而宮僚黃淮、楊溥等亦以獲全。	明史卷一五〇，頁三至四，P. 1630
尹昌隆	又問黃淮，淮請立嫡以長，問尹昌隆，言亦如之。		明紀卷八，頁八一

六、漢趙為弟不恭劣行貽羞

《太宗實錄》有關高煦的記事頗缺，是後來編纂《太宗實錄》者，如監修的張輔等、總裁楊士奇等的刻意。漢王的報導直到永樂十一年（1413）春

⑧ 前引書

⑨ 明史，卷一五一，頁九，P. 1640.

⑩ 該書卷一五一，頁十，P. 1640.

⑪ 前引書卷，頁十一，P. 1642.

⑫ 該書卷九，頁九四。

正日丁酉才出現。發引徐皇后梓棺到北京天壽山安葬，漢王護行。^④ 其實永樂六年（1408）開始，高煦即積極陰謀奪嫡。處處挑皇太子的瑕疵，加害擁太子的大官如上所述。皇太子高熾受冊封後，時時失帝意。再說，成祖有歉疚之心。按說擁高煦最力者莫過於淇國公丘福了，七年（1409）的沙漠之戰敗歿後，王寧孤單不能有所為，但漢王卻不稍收斂，純因得成祖之寵所致。因此永樂十二年（1414），帝征瓦剌南返，太子禮數不周，黃淮、楊溥、金問都坐繫十年，到仁宗即位才復官。而不可思議的，乃金問因新進，陌生而入獄。當時金問至，帝益怒，問曰：問何人？得侍太子？^⑤

論及楊士奇，他是不經科舉考試，卻逐步擢升至內閣大學士的特殊人物。建文初用荐徵，授教授，修《太祖實錄》開始他璀璨康坦的宦途如下表所列舉者，據《明史》：^⑥

時間	方式	官名	職掌
建文朝	王叔英荐其史才。吏部考第史館諸儒，尚書張統奏第一。	教授、編纂官、授吳王府審理。	與修《太祖實錄》，入翰林，仍供（史）館職。
永樂初		改編修進侍讀	簡入內閣典機務。
二年	選東宮官僚	左中允	
五年		左諭德	
六年			帝北巡，留輔太子。
十二年			帝北征，仍輔太子居守。

太子迎駕緩，楊士奇下獄的時間很短，得帝宥放。及被問到太子事，士奇總扛起輔導無狀職責，例如永樂十二年（1414）閏九月甲辰的答覆：太子孝敬如初，凡所稽遲，皆臣等罪。^⑦ 不僅如此，面對險惡，士奇不背離正道輔導儲君，《病逸漫記》載及：

^④ 太宗實錄，卷一三六，頁二，P. 1656.

^⑤ 明紀，卷九，頁九十四。

^⑥ 明史，卷一四八，卷一至二，P. 1616.

^⑦ 明紀，卷九，頁九四。

太宗初有易儲之意，而高庶人實覬覦之故也。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，伺察之。仁宗令書其不執事以聞。時梁潛、黃淮、楊士奇等皆東宮官，善于保護，教太子守禮法。而濙亦不敢曲承上意，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。上意稍解。^⑧

胡濙在皇太子監國南京時，按即永樂七年（1409）成祖北巡，因漢王以蜚言謗太子，他奉命去偵查。《明史》記云：帝改濙官南京，因命廉之。濙至，密疏馳上監國七事，言誠敬孝謹無他，帝悅。^⑨漢王一直不願留在北京父皇左右，永樂十二年固請南返，正月丁亥，成祖遣之，不憚，命群臣勿送。^⑩對東宮官僚輔導不悅而加以懲處之後，夏五月丁巳，成祖另立漢王封地，同時勅文知會他：

勅漢王高煦：青州，重鎮。今命爾居之。已遣人相度王府，爾亦遣人往彼視之。^⑪

隨著勅令，成祖即命工部製漢王儀仗，在六月壬午，先送往青州。^⑫此舉不外是造就既成事實，令漢王高煦就範。但事與願違，漢王遷延，奏稱願留侍左右，不欲之國。成祖再賜勅文，申命高煦往居青州，如：

即受藩封，豈當長在侍下？前封雲南，憚遠不行，與爾青州，今又託故。如果誠心留侍，去年在此，何以故，南還？是時，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，留侍之言殆非實意，青州之命，更不可辭。^⑬

上述的勅令是「復勅」的，因為成祖在永樂十三年（1415）五月己酉，

⑧ 說庫(一)，P. 866.

⑨ 該書卷一六九，頁二至三，PP. 1799-1800.

⑩ 明史概。大政記，卷十，頁十一。

⑪ 太宗實錄，卷一六四，頁二，P. 1851.

⑫ 前引書，卷一六五，頁二，P. 1856.

⑬ 前引書，卷一七四，頁一，P. 1916.

有勅令漢王高煦出居青州。^⑭實質上，漢王的留侍左右，是指在南京首善之地。推論北平大京城的營造自永樂十四年（1416），完成於十八年末（1420），啓用於十九年（1421）元旦，在此之前，北京尚未超越南京。

永樂十四年（1416），成祖在北平即風聞到高煦在各衛選精壯軍士，及有藝能的。借隨侍之名，卻教之習武事、造作器械。不免懷疑高煦南還，以及不就藩青州的行爲。不過，在充分瞭解之前，於九月丙申，成祖先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，因爲他專典漢府的兵事，命令他：

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，凡各衛隨撥隨侍漢王者，令各還原伍，不許稽留。^⑮

接著皇帝的車駕在九月戊申從北京出發，冬十月癸未抵達京師。而高煦遷延不就藩青州，在各地的確惹事生非，而且殺害朝廷武官，《明史》有記：私選各衛健士，又募兵三千人不隸兵部，縱使劫掠。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。高煦怒，手鐵爪，搥殺徐野驢，衆莫敢言，遂僭用乘輿器物。^⑯成祖回到南京一個多月之後，果然發現高煦陰蓄異志，但不動聲色，先去其兵力或調動其部隊。《太宗實錄》記云：十一月戊申，改漢府中護衛爲青州護衛。^⑰革其左右二護衛，其官軍悉調居庸關北，立樂安左右二護衛以處之。^⑱在此同時，成祖多方面查詢高煦的惡行，東宮官僚的被查詢在所難免，然事涉及天子家事，噤若寒蟬者居多，楊士奇是比較有口辯及善于應對。如永樂九年（1411）成祖返回南京時，楊士奇被詢及監國情狀，他便說：殿下天資高，即有過必知，知必改；存心愛人，決不負陛下託。^⑲答覆得很體面，如今十四年（1416）返京師後，對於高煦奪嫡及不軌狀，問及蹇義，義不答，於是轉而詢問楊士奇。士奇推說他與蹇不知，不過，把問題癥結暗示出來，讓皇帝去琢磨與考量。不愠、不煽情，不以悻直取過。《明史》記其事：

⑭ 明史概。大政記，卷九，頁十四。

⑮ 太宗實錄，卷一八〇，頁一，P. 1955.

⑯ 該書卷一一八，頁十七至十八，1371.

⑰ 該書卷一八二，頁二，P. 1966.

⑱ 前引書

⑲ 明史，卷一四八，頁二，P. 1616.

臣與義俱侍東宮，外人無敢為臣兩人言漢王事者。然，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；今知陛下將徙都，輒請留守南京，惟陛下熟察其意。^⑩

成祖雖有勅令兩遣就藩，高煦硬是要賴不肯之國，卻願留南京。慧黠的楊士奇點出其主因：遷都。按北平大京城計劃在永樂十四年（1416）即略有傳聞，惟是高煦的訊息較暢通；不過，瞭解到永樂四年（1406）建北平城宮殿的老軍頭陳珪，便思過半了。經過調查、收集，終於真象大白，成祖大怒。茲將高煦之劣行列舉於表內，如《太宗實錄》^⑪所述：

一、	(漢)府中從征軍士三千餘人，不隸籍兵部。
二、	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為草場。
三、	長史蔡瑛、紀善周岐鳳數諫，高煦積不能平，假他事送岐鳳錦衣衛獄。(皇太子謂：錦衣衛非王府獄。恐皇帝罪高煦，欲出之，又違高煦意，於是降為長洲教諭。)
四、	縱衛士於京城劫掠，為兵部指揮徐野驢所執，高煦遣人碎野驢至，以鐵爪搥殺之。
五、	支解無罪人、暗投之江。
六、	僭用乘輿器物。
	永樂十四年，成祖南返
七、	私造兵器。
八、	陰養死士，招納亡命。
九、	漆皮為舟，教習水戰。
十、	不法數十事。

當時成祖下令褫漢王高煦的衣冠，囚繫于西華門內，命中官黃儼等晝夜守之，將免為庶人。秉性仁厚的皇太子懇切救解，但成祖考量到未來及高煦

⑩ 前引書

⑪ 太宗實錄，卷一八六，頁三至四，pp. 1994-1995.

的心性，亟欲點醒之，成祖與高熾父子，皇太孫在場聽的一場對話錄，^⑩製表如下：

次人	明 成 祖	皇 太 子	註
第一次	厲聲：吾為爾去蠱賊，爾反欲養患自及耶！	跪曰：彼誠無狀，宜未必有害臣之心。	
	吾為父乃不能知子耶？雖爾千萬分友愛，彼方以世民自任，而目爾為建成，此可容耶？（不懌而起）		
第二次		復為高煦言（救解）之	皇太孫亦在側，有樂安之命。
	一、汝若不從吾意，久當悔之。 二、今可置之何地耶？即不肯往青州，決不可復留于京師，雖畿內之地亦不可容。吾今強徇汝意，不去其爵，處之近畿之地，一旦有變，可朝發而夕擒也。		
第三次	吾為君父在上，彼尚敢然，將來何有於爾父子？爾但毋忘吾言，有危宗社者，當為宗社除之。周公誅管蔡，聖人所為也。		皇太子、太孫在聽

永樂十五年（1417）三月丙午，令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，趣即日行。^⑪ 漢府長史程石琮、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，皆黜為吏交趾。^⑫

成祖訓斥皇太子，常言：知子莫若父。奈何太子高熾有仁者之懷，手足情深，救解是出自肺腑，成祖告誡太子，高煦以「世民自任」而「目爾為建成」。平情而言，歷史不會重演，每個時代人與事、客觀的條件不一樣，建

⑩ 前引書

⑪ 明史，卷一一八，頁十八，P. 1371.

⑫ 太宗實錄，卷一八六，頁三，P. 1994.

成爲人兄長，有加害、堵截、誣讒老弟世民的歹心，而高熾則關愛、照顧兩弟，惟恐做得不夠周延。相對的，高煦自以戰功彪炳，行動矯健，處處鄙夷癡肥的老哥。再說，高煦在稟賦上只具備一個勇字，但又不是大勇而是匹夫之勇，何以能與智、仁、勇兼備，有開朝立國氣質的李世民相提并論？成祖未免把高煦高估了。最大的缺失，是高煦不自量力，自詡世民再生，如今強之居於樂安州，怨望之深，與歲月俱成長。高煦僭越邪念，其後也得到旁証。永樂十六年（1418）九月癸亥，漢府隨侍都指揮周彧、路宣、王海被劾，謫戍交趾，因爲他們私自接受漢王所賜龍文（紋）服。^⑭

至于皇太子三弟高燧，是所謂兄友弟不恭的紈袴子弟，是爲父過寵以致不識大體的不肖子。《明史》論及高燧：帝又憐趙王年少，寵異之，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，帝頗心動。^⑮ 在永樂七年（1409）以前的朱高燧，的確是少不更事：因恃寵不法，又與漢王高煦謀奪嫡，時時譖太子，於是太子宮僚多得罪。^⑯ 這就是解縉等何以被貶謫與下獄之因。七年四月癸酉，成祖誅趙府長史顧晟，褫高燧冠服，^⑰ 皇太子力救解得免。^⑱ 於是擢國子司業趙亨通、董子莊爲長史。子莊，隨事匡正；亨通，同心輔導，高燧稍改行。^⑲ 所謂諸不法事，《國權》的七年四月壬辰條記曰：趙王（高燧）侈費，歲止給米三百石，鈔千錠。^⑳ 永樂十年（1412），成祖勅趙府的師保，因爲趙王年少不務學問，所行多愆禮度，正月丁未勅文曰：

宜悉心輔導，論以德義，使博窮經史以知古先賢之行事，及修身、齊家、治國之道，屏絕邪佞、親近忠良，隨事規誨，務歸于正以承藩輔之重……慎毋阿順苟容，畏縮不言，以負朕任之意。^㉑

趙王好武輕文，始有君父之指責，而太祖不悅漢王，也由于不好文。相

⑭ 前引書，卷二〇四，頁一，2104.

⑮ 該書卷一四八，頁二，P. 1616.

⑯ 前引書。

⑰ 明紀，卷九，頁八十七

⑱ 明史，卷一一八，頁二十一，P. 1372.

⑲ 明紀，卷九，頁八十七

⑳ 該書卷十四，頁一〇二〇

㉑ 太宗實錄，卷一二四，頁三，P. 1560.

對的，皇太子好文，且有自信，曾以生長帝王家，否則參加科舉必能掄才。永樂十四年（1416）十一年己丑，有詔給戶部，歲給趙王祿米萬石。^⑭ 相較七年三百石，則多了九千七百石，然與初封趙王時的五萬石又相去甚遠。永樂十八年（1420），趙府右長史董子莊死。董子莊恭勤小心，隨事匡正，不為苟容。王時所行屢愆禮度，上輒以責長史。子莊百挫不變，而執守愈堅。^⑮ 至於子莊的死，是陪同趙王祀國前，夙興嚴冠衣齊，室端坐而卒。^⑯ 可謂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亦反映趙王頑劣不好教導。

誰知到了永樂二十一年（1423），一樁擁高燧，毒殺成祖、皇太子的陰謀政變，在五月己丑告發而加以鎮壓下來。陰謀者要把黃袍加諸趙王身上，冀望可立得功賞。姑不論如何，高燧主謀與否，有無共犯，均是一大麻煩，成祖震怒不已，仍然是仁厚的皇太子力加營救，始免庶人之懲廢，亦云大幸，茲將《明紀》^⑰所記述列舉如下表：

御審	成祖御左順門內親鞠，命文武群臣及三法司鞠治	註
列席	皇太子、趙王、公、侯、伯、都督、尚書、學士	
變告(告發)人	常山中護衛總旗王淦（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之甥）	
事由	上以疾，多不視朝，中外事悉啓皇太子。口口仁明恤下，往往裁抑宦寺。而宦官王儼、江保等尤見疏斥。儼等日譏之於上，賴上聖明，父子親愛，終不能間，亦希得進見。（王）素厚高燧，常為陰之地，且詐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，謂上注意高燧，以誑誘外人，由是（孟）賢等遂萌邪。	疑缺太子二字
天象	欽天監官王射成與（賢）厚善，密言於賢曰：觀天象，非久，當有見主之變。	邪謀益急
主謀	孟賢與弟孟三、常山左護老軍馬恕、田子和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、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，連結貴近。	

⑭ 前引書，卷一八二，頁一，P. 1963.

⑮ 前引書，卷二二六，頁一，P. 2194.

⑯ 前引書

⑰ 明紀，卷十，頁一〇一

步驟	一、圖（計劃）就宮中進毒藥於上，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，而分兵執公侯伯五府六部大臣。 二、豫令高正偽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，至期從禁中識以御寶領出，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皇帝。	
變告之因	（王）瑜，（高）正之甥。正密以告之。瑜力諫正，此舅氏滅族之計。正不從，瑜遂入告。	大義勝倫常
証物	所偽譔遺詔	上覽之震怒
鞫治結案	（孟）賢等所犯大逆，具有顯實，當并置極典，籍治其家。	
成祖下令	一、立捕楊慶養子斬之。 二、即日皆籍（沒）之 三、王射成以天象誘人，速誅之。 四、（孟）賢等更窮鞫，毋令遽死。	
結果	下錦衣衛研治，未幾，併其黨悉誅之。	
趙王與皇太子	一、上顧高燧曰：爾為之邪？高燧惴慄不能口。 二、皇太子為之營解，曰：高燧必不與謀，此下人所為耳！	疑缺「應」字

七、結 論

燕王朱棣只有三子，論其兄弟的感情，則以兄友弟不恭而加以定位，諒不中亦不遠也。兄弟不和，與父母之感情融洽與否甚有關聯。燕王由父皇作主，娶得徐達大將軍之長女為妃。當然，這樁婚姻的政治意味重於一切。徐妃備受委曲，《罪惟錄》有記：即冊為燕妃，往往意不愜。高后使謝夫人微探之，謂色不稱見嫌。^⑭是徐妃不美。永樂五年（1407），徐后崩逝。雖貴為國母，地位至尊，但每日悒悒以渡，只有加速生命的結束。官方資料在封建王朝和諧的假面具下，這方面的資訊缺缺。如果再拿徐后同父異母妹妹徐妙錦，成祖下聘不應，誑騙女官，削髮為尼。^⑮之事例，則可思過半了。夫妻欠和，子女心理受到傷害，古今如出一轍。

^⑭ 該書列傳卷二，頁一一四八

^⑮ 前引書卷，頁一一五〇

漢王以軍功自炫，卻亟亟於儲君之權位。如果淡出，好好的當其王爺，富貴榮華，一輩子享用不盡。既昧于太祖「武定天下，文致太平」之立國大原則，又不自明於自己好武棄文，暴戾不法，大明的江山斷然不見容高煦這一類武夫接班的。馬上得天下，馬上失天下，前元就是明確的一個失敗例証，高煦何其愚？

然而趙王更加荒謬。即無赫赫的戰功，又不好禮修文，只是依憑君父念其幼小而又母親早逝，倍加寵愛，所謂溺愛養姦，卻與二哥高煦媒孽長兄，製造皇父與太子之間的矛盾、不愉快。使皇太子受盡奚落、漠視，幾乎失其自信與自尊。高燧屢被二哥利用而不自知。永樂二十一年（1423），孟賢等大邪謀牽連到黃袍欲加其身，尚懵懵然、險被君父廢為庶人。

皇太子高熾的寬懷大度、仁厚真誠，屢受父皇誤會的委曲，始終無怨無尤。從不懷疑兩弟之讒言或譖告，反而在兩弟各別受到嚴懲時，極力泣救而不計後果。明史贊評之：善乎其告人曰：吾知盡子職而已，不知有讒人也。^⑭ 真是皇太子人格崇高的詮釋，君王大度的雅量最好說明。

朱明封建王朝的家務事，燕王一言失當，缺其良法來善其後，引發其三子的風風波波。本來大明的臣民可以抱著「吹縴一春池水，干卿底事」來看熱鬧，誰知風波迸出來的火花也足以置人于死地，大學士解縉便是一個可悲的犧牲者，他不死於國家民族大義，竟死于高煦奪嫡的陰險，毋寧太不值。中國封建王朝興興亡亡，在中國的大地上盤踞二千多年。福兮！封建統治家族不與民共享；禍兮！則犧牲臣民萬萬千千而無底止。封建制度、思想之被推翻、被消除，是時代脈動發展促致。中國絕不可令之借屍還魂，假民主之名而行封建威權之政，則封建王朝暴君朱棣三子的皇太子權位風波論，足以誠告後人，他們在為國家、人民的福祉而爭嗎？

^⑭ 明史，卷八，頁六，P. 101.

徵引書目 (以引用先後為序)

- (1)明史竊 明·尹守衡 華世出版社 民六十七年二月
- (2)明紀 清·陳鶴撰，陳克家補 世界書局
- (3)明史 清·張廷玉等總裁 藝文印書館
- (4)罪惟錄 明·查繼佐撰 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五編 1-4 新興書局
- (5)明書 清·傅維麟撰 華正書局 民六十三年
- (6)太宗實錄 中央研究院
- (7)明史紀事本末 清·谷應泰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
- (8)明通鑑 清·夏燮撰 世界書局 民五十一年十一月
- (9)續藏書 明·李贄撰 臺灣學生書局 民六十三年五月
- (10)國權 清·談遷撰 臺灣鼎文書局
- (11)明史紀事 明·蔣棻撰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- (12)鴻獻錄 明·高岱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12月
- (13)病逸漫記 明·陸釵 說庫(二) 新興書局
- (14)明史概 明·朱國楨撰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